

■石泽丰

面对拐出轨道的生命

去采访一个患白血病的学生，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抑或他会带着怎样一副面孔等待和接受我的采访。去时，车子在圩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我望着窗外，总想在这万木葱茏的夏季找到一个合适的开场白，直到车子拐入一条羊肠小道，我都没有想出。村主任告诉我，那学生就住在前面的那个村庄，这是一条死道，事后我们还得掉头回来。

是啊！我们能掉头回来，而那一条生命呢？他是否也能从病魔的死胡同里掉过头来？我越是这样想着，心里就越感到不安。

我们下了车，雨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鸟雀们在树冠里追逐着，鸣叫着，蝉在枝头上声嘶力竭地呐喊，此起彼伏的鸣声响彻整个村庄，仿佛是在邀约那些无事的孩子，栀子花在屋头静静地开放，散发出诱人的芳香，这一

切，与我童年的生活多么类似，它显露着农村孩子的快乐。在我看来，这种质朴的农村生活，常常会让农村孩子感到无比的幸福。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踏入大学的校门，走出农村。

听说那个患者也是从这个村庄走出的一名大学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广东一所知名大学。带着自己的梦想，带着父母的期望，去年，他为了求学而远走他乡。可万万没有想到，在入学体检时，他被确诊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m4……我不敢猜想他当时的复杂心情。他是如何背着书包离开学校，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的？又是如何鼓足勇气，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说出实情？

也许是知道我们要来，他坐在堂屋里，静静地等候着。这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瓦屋，屋上的瓦片碎了许多，

石灰墙也有些斑驳。面对我们的到来，他起身，微笑。我看到他右手捂着左胳膊上输液后粘贴的纱布，脸上没有丝毫畏惧死神的表情。他的母亲从灶屋里拿出一瓶开水，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流着泪。“他现辍学在家接受化疗，每次化疗需要3至4万，至今已进行了4次化疗。因哥哥骨髓与他的不配，现在只能在家边化疗边等待有相配的骨髓出现。为给他治病，父母四处奔走，家庭已举债14万元……”听到村主任所谈的这些，我似乎看到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一步步向苦难沉陷，而一旁的我们，却是那么的软弱和无力。幸而，与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个企业的老总，他当即捐出了1万块钱。孩子接过钱，很感激地谢了我们，然后述说着他患病后就医的点点滴滴。

坚强、镇定、无畏，是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留给我永远无法磨去的记

忆，他与我们都在希望和等待着有相配的骨髓出现。谈吐间，他没有半点绝望的情绪，只是他的母亲，为他下一次的化疗费用，在盘算着家里唯一一头耕牛变卖的价值。他告诉我们，化疗一次只能管上一个月，一个月后又得去某城市的一家大医院接受化疗，透支着父母的血汗，延续着他的生命。像这样化疗，我真不知道这个不幸的家庭能支撑到那一天，但愿那个相配的骨髓来得早一些，更早一些。

结束采访，我们上了车，车子向侧面一拐，艰难地掉过头来，然后朝着原路返回。人生与行驶的车辆何其相似！在幸福的大道上，我们也许感觉不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平安和健康，而有朝一日，生命一旦拐出了健康和平安的轨道，要想掉过头来，又是何等的不易。

■朱辉

各色朋友

如果给朋友划分档次，许多人会将“酒肉朋友”归入最低档，认为门槛最低，彼此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认识有时会让人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比如近日上了热搜的东莞男子李某，他送同席一位醉酒男回家，由于不知道醉酒男现在的住处，只能将他送到原住处附近，之后便驾车离开了。岂料次日，醉酒男自杀身亡。李某因此被法院判决承担5%的责任，需要赔偿7万余元。

没有电话联系家属，没有将醉酒男送至目前的住所，这两点是醉酒男家属向李某索赔的理由。之所以没有，多半因为李某对醉酒男现状知之甚少。或许他们曾经很熟，但已是过去式。当前状态下不熟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一旦出事很容易惹上官司。比如同桌有人中了风，其他人往往很难自证清白，洗脱法律责任。

本着对他人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参加同学聚会之类的活动，都会随身携带糖尿病诊断报告，并在开席之前公示。多年未见，大家都是曾经熟悉的陌生人，某些重大个人情况最好友情提示。如今人们法律意识都不弱，公示之后就没人劝我喝酒了。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朋友的最高境界。时至今日，互相不很熟的人之间，倒最适合“君子之交”，喝喝茶或咖啡更安全。所谓“酒肉朋友”反而门槛甚高，除非对人家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否则不宜贸然推杯换

盏。“点赞之交”常被用于形容交情浅薄，似乎和酒肉朋友档次差不多。然而如今我每天都在“微信运动”上与人相互点赞，我点赞的那些人都曾是我的好友，由于大家都忙，彼此几年难见一面。

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说，一个人去世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死亡，当世上已经没有人记得他时，他才会魂飞魄散真正死去。朋友之间久未联系，渐渐会彼此淡忘，最后彻底想不起来。那时对于自己，对方就像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我们每天互相点赞，能让彼此记住那些熟悉的名字，偶尔逮到机会，会想着见上一面。“点赞之交”并不很庸俗，它是最简便、务实的友情维保方法。

现在许多人996、007，用于社交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朋友却诡异地越来越多。“某某，我朋友！”常有人将这样的句式挂在嘴边，其实所谓朋友往往素未谋面，只在微信里聊过几句。过去在朋友和陌生人之间，有一个过渡状态叫“熟人”。近些年“熟人”被取消了编制，直接并入了朋友序列。何以如此？或许源于某种社交焦虑。朋友多了路好走，大家都担心自己社交不太成功，于是扩编朋友，心理上给自己壮胆。

“朋友一生一起走”，歌词里的憧憬并不容易实现。想要有一两个朋友最终能陪自己走完此生，除了需要付出真心，还得具有朋友相处的智慧。

■王丰

开裆裤

家里珍藏着一张我4岁那年的照片。

一顶小帽，两手各捏住只小皮球，皮球斑斑点点，像豹皮。穿一套碎花衣裤，裤是背带裤，开着裆，一脸正经，不苟言笑。照片背面写着一行钢笔字，是父亲的亲笔，字为：“王嫩苟四岁，拍照于唐村物资交流，10月份。”唐村，当年是淳安县属下的一个区。照片已泛黄，父亲留下的墨迹清晰可见，字骨骨坚肉丰，每次端详，离去30余年的父亲如在目前。

王嫩苟是我参加工作之前的名字，父母亲生养我之前，已养了一男一女，可惜，取了五六岁都死了。为养活我，就给我取了个贱名字——“嫩苟”，嫩苟者，小狗也。到如今，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还叫我嫩苟，从不叫我现在的姓和名。

我喜欢村里人叫我“嫩苟”，这名字陪伴我从幼儿到少年再到青年，一路走来，尚一帆风顺，感谢它的一路陪伴。

还要感谢陪我多年的开裆裤。过去农村里，好多事都往贱里拉，也不忌讳什么。按理，我4岁了，照张照片是不应该穿开裆裤的，就那么“咔嚓”一下，开裆裤下之物，就永久露着了，多不雅观。

可小时候我穿的裤子都是开裆的，这种裤子老家叫“辦裆裤”。可能的意思是裤裆那儿是分开的，辦成两片了。这么叫也颇贴切、形象。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村里人，有男也有女，小时候都穿开裆裤，开裆裤拉尿拉屎干净利落，裤带不需要解和系。男孩子，小便紧了，大庭广众前，掏出小鸡鸡撒尿来，还不安分地边拉边左右晃动，皮管浇花一样。还比赛着拉尿，看谁拉得高、拉得远。

还有恶作剧，见一群蚂蚁搬家，双腿一迈，冲着蚁群“哗啦啦”一阵猛挠，滔滔之水把它们冲刷得晕头转向。

同伴大笑，彼此一乐。女孩很含蓄，寻找隐蔽场所，不让人看见。

当年生活艰辛，一条开裆裤从春暖穿到秋寒，冬天雪花飘，勉强添上一条，

冷风把两条大腿都吹成紫色，冰到心里去。

一条开裆裤老大穿了传老二，老二传老三，老三传老四，一直穿到补不上手，可谓“鹬蚌相结”。

国人穿开裆裤的历史很早。裤也作袴、袴。

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裤只有两条裤管，上达于膝，下及于踝，可以护胫保暖，但膝盖以上的部位并无遮盖，故衣、裳、裤三者并用。春秋战国以后，裤的形制增多，通常将裤身接长至腰，两股之间连缀一档，裆不缝合，谓之“穷袴”，即开裆裤。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条凤鸟花卉纹绣红绢绢面绵裤，由裤腰和裤脚两部分组成，裤腰四片横向连为一体，裤脚四片，左右脚各两片，裤脚上部各拼缝两块方形面料折叠做成的裤裆，形成腰部连属，上有分裆，下有裤筒的开裆裤。其结构简洁、工艺高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裤实物中发展较为完善且具有典型特征的开裆裤实例。这种开裆裤在历史上沿用时间最久。

中医对小孩子穿开裆裤是有理论的。

明代医圣万密斋的育儿秘旨里说道：“头要清凉背要温，露其下体养真阴。”“童子，裳不裹帛。下体主阴，得寒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什么意思呢？裳，下体的衣服；帛，温软甚于布；裘，皮衣，温软甚于帛。也就是说，小孩子下体要穿得薄，你在下面不能用厚厚的棉絮裹，更不敢下面穿皮衣。如果下体包的太紧，阴就消掉了，这一消，会导致阳长得过快，将来会导致他阳的不足，别看现在长得快，以后可能就不高啦。不管是男孩女孩，想要生长发育比较好，下面一定不敢穿多。

历史的河流向前流淌，人的生活朝代更迭。

如今育儿，不需把屎把尿了，“尿不湿”一裹，万事如意，就是穿着开裆裤，也无丑可见。

如今的孩子真幸福。



■王征宇

冬天，阳光很好的日子，把被褥晒了，把衣服晒了，把花草草也晒了。把阳光的香气收藏在生活的丝缕中，寒意就无处落脚。人家也坐不住，要找个挡风的地方晒太阳。“泉果冬日光，暖暖真可爱”，白翁用浅显的诗句写出了凡俗人的感念。咖啡馆“7”字型超大玻璃窗边找个座位，滤掉了阳光重金金属的刺目，光线如管风琴般绵长、温煦，从空中倾泻过我的头。我能感受到温暖电流一样擦过皮肤引起的酥麻，直至神经末梢，身体细胞被激活后张开嘴欢快地吮吸，整个人舒豁然，内心有沛然之气徐徐而升。如一只躺在炉膛里的面包，粮食纤维随着发火的烘烤开始拱动、膨胀，松弛，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味道……能晒到冬天的太阳，幸福如此简单。

通常会我点上超大杯烫嘴的美式。白色有隔热纸套的一次性杯子，在手心里沁出熨贴的暖意。酌咖啡的小点心，以往会点一只外壳脆、夹心软的牛角酥，最近换自带的南瓜干，小碟子端端放上，阳光一照，通体红亮，有一种朴素的芬芳和美。

我爸今年种了一百顶南瓜，皮糙肤黄的瓜娃子堆了满屋。身为农民，老人家习惯了未雨绸缪，他怕疫情会引发粮食紧俏，开春后就尽可能多地在自留地里种庄稼——芋头、地瓜、南瓜，以防不时之需。花了六百块钱买了几拖羊羹，全下到了地里。不料今年入夏后雨水特别多，田里的地瓜和芋头均歉收，粮食纤维随着发火的烘烤开始拱动、膨胀，松弛，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味道……能晒到冬天的太阳，幸福如此简单。

通常会我点上超大杯烫嘴的

■程耀恺

到别的城市旅行，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在街市商场名胜古迹上，这是谁都无法免俗的。不过，通常我也不忘关注树木，关注那个城市的市树市花什么的，譬如我去扬州，就是春看杨柳、秋看银杏。多数城市市树的遴选与确定，是百里挑一，像西安的槐树，宁波的香樟，攀枝花的红棉（当地人叫攀枝花），都是独此一家，而扬州偏偏有两种：柳树和银杏树。扬州古称绿杨城，扬州予人的视觉印象，总离不开柳掩花映，然而，银杏的情影却也随处可见。叶似鸭蹼果如小杏的银杏树，兼具太真肌骨之姿，飞燕风流之态，更像一个“之死矢靡它”的恋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清丽精神，都付与古城扬州。

今年的秋末冬初，我去扬州会友，恰遇上西风芙蓉老，满城银杏叶儿黄。这个季节若在西部，当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了吧？可扬州的柳叶，犹在枝上期期艾艾恋恋不舍，银杏的叶子，正精神抖擞地把天地染成一片金黄，让古城愈显苍劲与华美。

扬州有歌谣称：“一条大马路，三棵白果树……”唐宋元明清，一路到如

式。白色有隔热纸套的一次性杯子，在手心里沁出熨贴的暖意。酌咖啡的小点心，以往会点一只外壳脆、夹心软的牛角酥，最近换自带的南瓜干，小碟子端端放上，阳光一照，通体红亮，有一种朴素的芬芳和美。

我爸今年种了一百顶南瓜，皮糙肤黄的瓜娃子堆了满屋。身为农民，老人家习惯了未雨绸缪，他怕疫情会引发粮食紧俏，开春后就尽可能多地在自留地里种庄稼——芋头、地瓜、南瓜，以防不时之需。花了六百块钱买了几拖羊羹，全下到了地里。不料今年入夏后雨水特别多，田里的地瓜和芋头均歉收，唯坝上的南瓜未经水涝，得了厚肥长势喜人。及膝深的草丛里，尽是肥墩墩的南瓜，可不就一屋的瓜娃子……老天爷把亏欠都补上了。甜蜜蜜、软绵绵的老

■戚惠文

瓦罐人生

第一次见到婆婆的泡菜坛，就被它的气场震住了。

那天，我进婆婆家门就发现餐桌上的一只物件很特别，橄榄色釉彩，开着大朵大朵咖啡色牡丹花，雍容华贵，气度不凡。同色荷叶边盘子作底，矮矮胖胖的身子呈球状，盖是一只精美的碗倒扣着。拆开来各自独立，组合起来又是一套，远看像一盏宫灯，美得让人爱不释手。

我悄悄问丈夫，这是什么？丈夫说，泡菜坛子。泡菜坛子？我很是吃惊，它就是乡下的瓦罐，在我老家叫甏。原来可以这么美！哦！这是城市里的瓦罐，就像城市里的女人一样漂亮。果然，吃饭时婆婆轻轻打开盖子，小心翼翼地取出浅浅一小碟泡菜，鲜艳，精致，让我不忍重下筷。

深埋记忆里的光阴，沿着“瓦罐”两个字跳将出来，活了。

我们乡下屋檐下多的是瓦罐，大大小小，形状各异，一般人家的说也有二三十只，我三娘舅家就有一百多只，盛米、盛菜、盛水、盛酒、盛油……能派各种用途。这些瓦罐就像一个个过日子的乡下人，粗笨，朴实，憨厚，勤劳。

瓦罐默默无言，作为一件器物，它恪守自己的职责，接受命运的造化，无怨无悔。

在乡间，一只瓦罐有一只瓦罐的妙处。母亲用它腌菜，每年春天，母亲摘下菜心，洗净晒干后，切碎，撒上盐，封存在瓦罐里。一只只瓦罐里的咸菜就是一家入度过漫长一年日子的依靠。

而奶奶则乐此不疲地制作一些“臭”东西来调节家人的胃口。在田间沟边割一捆野苋菜，去叶，秆子截成寸余长，浸泡在有老卤的瓦罐里，再加些盐；放置五六天，苋菜秆化软了，就可以一碗碗蒸来吃了，很下饭的。等苋菜秆捞完了，奶奶会差我去豆腐店，这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她把白豆腐或豆腐干扔进瓦罐里，隔半天捞出，煮饭时蒸上；揭开锅盖，撒上葱花，浇上一小勺熟菜籽油，浓郁的香味满屋飘散，俗称“千里香”，馋得你口水直流，保管三碗饭马上落肚。这就是乡下人简单的生活。奶奶的瓦罐还会变魔法，变出霉毛豆、卤花生、泡菜等，令平凡的生活有了别样的滋味。

最热闹的要数端午节前夕，生产队

果果冬日光

南瓜笃小米粥是温润可口的早餐，我妈又将南瓜擦丝，竹帘上摊晒，晒干后收进袋，一年半载不会坏。尝试晒南瓜干，南瓜削皮、去囊，一刀刀切下，漂亮如玛瑙圈串于竹竿，受阳光点阅。阳光把南瓜的金红削减，把水分沥去，留下粗朴的本质。大项圈五个日晒下来，如木质手链。取下蒸后再晒，反复锤炼，南瓜干密实、软韧，香醇加倍，咀嚼时很富抵抗力，回味无穷。觉得做南瓜干有点像作文章，第一稿写完，搁一搁，去水分，剔雕饰，让文字纹路清晰，肌力饱满，读起来更有张力。

“要不是入冬后天有好日头，这些南瓜十有八九要烂掉。”阳光给了我爸纠正误判的机会，让辛苦的付出没有虚妄，让大地的恩赐不曾辜负。晒成的南瓜干寄托着乡情，快递给省城和南方

晒谷场上分菜籽油，各家各户都搬出最好的瓦罐盛菜油，那是一次瓦罐的集体荟萃、集体亮相。

我家有一只土黄釉彩的漂亮瓦罐，有两只小巧玲珑的耳朵，就是用来装油的。母亲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小心，不可直接拎耳朵。在晒谷场上众多土瓦罐中，我家那只有玲珑耳朵的瓦罐鹤立鸡群，很出挑，也许是我得意忘形，转身就把母亲的话抛到九霄云外。盛好新菜油，伸手就拎耳朵，刚离地，两只耳朵就“嗤”地断了，我“啊”地一声，小脸吓得煞煞白，瓦罐已落地，晒场上的人们也惊出一身汗，要知道这是一家人一年吃的油啊，所幸当时晒场还是泥地，瓦罐才离地尺把，没有应声破裂，只溅出了少许油。母亲的骂声和毛栗子落在头顶也无感觉，只明白了一个道理，好看漂亮其实不顶用。

乡下人家厨房间都有一只盐瓦罐，那是一只已经破碎了的瓦罐，它继续发挥余热。瓦罐口用一块粗麻袋片扎紧，倒扣在钵头里，破瓦罐朝上盛放食盐，长年累月溶化下去的盐卤流入钵头里，一点都不浪费。瓦罐为人们服务到粉身碎骨，它就像我的祖父，一辈子勤勤恳恳在田里劳作，直到躺倒为止。

父亲用瓦罐装酒，奶奶用瓦罐储存天落水，母亲用瓦罐盛放种子……瓦罐装物，久存不变质。

如今，乡下人又将瓦罐派上了大用处。自从乡村实行火化后，被城市人青睞的雕刻精美价格昂贵的骨灰盒，却不被乡下人接受；乡下人有乡下人的热衷，将生命的灰烬最终装入瓦罐里，就像乡下人收藏的粮食和种子。乡下人认为，瓦罐不会烂，不会潮，不会变质。我母亲珍藏着一对白底蓝花双喜字图案的瓦罐，那还是她18岁出嫁时外婆送的。一只已有一条岁月的裂纹，另一只还完好无损。母亲对我说过，等到那一天，就用完好的那一只收藏她，作人生最后的归宿。我想，这是瓦罐的最高礼遇了，它将终生保护主人，陪伴主人，接受主人世代子孙的磕头膜拜。

做泡菜的瓦罐，储存粮食的瓦罐，装酒水的瓦罐，守护骨灰的瓦罐……你把它用作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从不吭一声，默默地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今。”所谓“大马路”，指的是贯穿东西的文昌路，文昌路上白果树远不止三棵，但论资排辈，树子树孙们甘愿存而不论了。此三棵，一在文昌阁东边的谢公祠旧址上，另两棵则在路北的汶河小学大门口。谢公祠原是东晋太傅谢安出镇广陵时故宅之所在，清雍正年间建祠，植有银杏，后祠废路开，银杏犹屹立于最繁华的城市通途的正中央，迎送车辆行人往来，成为奇特的城市一景。汶河路小学，建在城隍庙旧址上，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北游录》中就有“庙内银杏树，围可四人”的记载，谈迁沿运河北上，停泊扬州，是顺治十年七月的事，推算起来，汶河路小学门口的两株银杏，年岁或长于谢公祠银杏。

金农故居院内那棵银杏，挺拔伟岸，似乎沾染上一身主人的逸气与怪气，看它树干直上直下的，像不像金农书法中的一竖？这地方，从街西的小门进，是金农故居，从南边正门进则是八怪博物馆。银杏树旁边，有一株琼花树，二者一如“西方之美人”，一如南国之妖姬。有一年，我应邀参观吕士民扬州画展，开幕式就在那棵银杏树

下举行，这次与之重逢，倍感亲切。银杏雌雄异株，这一棵恰是母株，此番再来，适逢异叶与果在西风的摇动下，开始随风脱枝，便胡乱在树下拾了些，权作此行的纪念。

史可法衣冠冢前，有牌坊一，银杏二，翠柏若干。此地系明万历二十年浚河，积土为山，遂植梅花，筑书院，皆毁于江山易代之兵燹，后人遵从史公殉国前的遗言，葬其衣冠于梅花岭，至康熙年始建祠，史可法纪念馆则建于当代。“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在这370年间，银杏不畏风刀霜剑严相逼，像忠诚的卫士，陪伴英灵。于忠肱，“忧来有目瞑重泉”；于卫士，“正气如虹立天地”。

秋冬之际，来到扬州的人，有什么样的视觉印象可能不重要了，因为此刻你必定产生难忘的心理印象：有银杏的地方，天不会荒，地不会老。

某种树木，一旦荣登“市树”宝座，便只可远观不可近赏了，扬州的银杏却不然。扬州人心灵手巧，于玩于食，更是别有会心，把银杏做成盆景，用银杏叶制书签，拿炒银杏佐早餐，对扬州人来说，一如日用家常。扬派盆景的

历史源远流长，久与江南苏州相颀頔，松柏桩、黄杨桩、梅桩、桃桩之外，亦多有银杏桩。扬州才女萧楠告诉我：以虬枝老干称著的清代银杏盆景“雄风”“玉蝶”，至今生机盎然，风姿依旧，成了国宝级活文物。至于吃白果，朱自清在《说扬州》一文中写扬州茶馆，有一段现炒白果的文字，最是有声有色：“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得果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略微遗憾的是，现在你到扬州的茶馆，包子、干丝，习故昭常，而铁丝罩里的白果——召之即来的美食，已经不再——白果无论生熟，都转场去了超市。

返回合肥之前夕，扬州文友席慧送我画有“扬州八怪”头像的银杏叶，我在这八枚银杏叶画中，先把属于李方膺的那枚找了出来，因为此公曾在合肥为官，我对画中人说：老人家，您蜀山的县衙虽然香如黄鹂，然而，“蜀山盛开桃千树，灞水轻垂柳万条”应是您老的旧相识吧，您若旧地重游，有我作陪，想来不会寂寞。